

放风筝

□ 红叶子

春回大地，暖风拂煦，又到放风筝的大好时节了。

风筝也叫“纸鸢”，源于春秋时代。从隋唐开始，由于造纸业的进步，民间开始用纸来裱糊风筝。人们在放风筝中拥抱春天，回归自然。

听母亲说，父亲曾是个放风筝的高手，他能用竹篾、麻绳、花纸以及彩绸等，扎成蛟龙、蜈蚣、蝴蝶等各种艺术品。只是后来，一家6口的生活重担压得他对此事毫无兴致。尽管如此，他从不压制我们的童趣，有时放学回家，母亲要我们干活，父亲会主动“解围”：让孩子们去玩吧！

那时，我们扎风筝的原料仅有芦苇和废纸。家处湖荡，芦苇多的是，荡河沟边长着，家旁的草垛上堆着，抽几根长些的、直些的，剥去外膜，弯成自己需要的形状便可。因为芦苇毕竟没有竹篾柔软，做起来一般大都是那些简单的瓦片式的，圆镜式的，箱儿式的，还有五角式的，等等，然

后在上面糊上纸。那会儿，废报纸可是个稀罕物，平常人家很难拥有，大白纸又舍不得买。好在我们那时已读书了，用过的课本、作业本则是糊风筝最方便的材料了。有时我们还会将蒲片刮薄，制成“半月弓”扎在风筝上，放上天。呼啸的风吹得薄蒲频频抖动，像吹奏的筝，发出悦耳的响声。

风筝靠风腾飞，农村广阔的田野，实是极好场所。放飞时，得看准风向，顺风助跑一段。如风向或力度掌握不好，风筝就飞不起来，即使是飞上去，很快又会栽落下来。若能顺利地飞到高空，它就似进了自由王国，赛过老鹰，平稳若定。不过，这时牵线者仍不能“高枕无忧”，还需关注随时变化的高空气流，“见风使舵”，适时调整。所以，放风筝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放上一两个小时，也往往累得我小脸红彤彤，浑身汗津津的。

放风筝使我们享受到了大自然清新怡人的风



光，陶冶了情操、锤炼了意志，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美妙的幻想。人生，能有这段童年回忆，实在是难忘极了。

而今放风筝在城乡渐成时尚，风筝还作为商品随处可买，且品种质量都远远超过我们那个时代。每逢看到公园里、广场上，老老少少手执风筝追逐放飞的欢乐情景，我总情不自禁地想回到童年和孩子一起去一展身手。

“生活原本沉闷，跑起来才有风。”读到这句话时，忽然让我心中一亮。

很久了，我不曾体验过“跑起来”的感觉。我以为，人应该放慢脚步，以散步的闲适姿态来面对生活，学会漫步，学会驻足，为一朵花停留，与一株草对视，才是诗意人生。

可是，这样的日子过久了，我又觉得太缺乏活力了。波平如镜的生活固然是一种幸福，但如果你能让生活荡漾起几圈波纹，不是更有生趣吗？慢慢走固然不会错过风景，但如果你能偶尔跑起来，跑得耳边生风，不是更能体会酣畅淋漓的感觉吗？

生活原本就该疏密有致，浓淡相宜。有时舒缓，有时急切，有时安宁，有时喧嚣，这才是生活的原貌。可是慢慢的，你忘了高高地抬起腿，忘了用力地甩起臂，忘了信心百倍地傲视前方，也忘了那种汗流浹背、耳边生风的畅快感。

我怀念那些快马加鞭的奋斗岁月。那时候，我如同一匹健壮的小马，永远不知疲倦，以奔跑为乐趣，恨不得日行千里。高三时，我度过了一段奔跑的岁月，有多少个挑灯夜战的日子，我兴奋得忘乎所以，每每攻克了难题，巨大的成就感让我手舞足蹈。那段日子，累并快乐着。

刚参加工作，我为了站稳脚跟，拼命工作。那时虽然工作量大，但我从未感到过疲惫，劳累过后稍稍休息立即满血复活。因为一种精神的支撑，我享受到了跑起来的乐趣。我像一只领头羊，跑在最前面，感受到了飞一样的畅快，那时的我是骄傲而幸福的。

后来，我贷款买了房子，每次想到“巨额”的贷款，心里都火急火燎的。除了工作，我还做了两份兼职。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，但只要你把时间合理安排，做到劳逸结合，这24小时就可以创造出双倍甚至多倍的价值。看到每个月沉甸甸的收获，心中便会无比踏实。我明白，这是我努力奔跑的回馈，跑起来会让你体会到意想不到的成就感。

可是，不知从何时起，我像蜗牛一样，总在原地踏步。我跑不起来，是因为没有了目标。“山高有攀头，路远有奔头”，有了目标，日子才能过得有声有色。

别在平淡中迷失自己，生命的旅途，走走、停停、跑跑，张弛有度，才是人生之道。跑起来才有风，才能看到更远的风景……

跑起来才有风

□ 王纯

宁阿姨的花事

□ 耿艳菊

认识宁阿姨，是去年的事了。那天，下了地铁，外面下起了雨，我暗自庆幸，还好包里放了雨伞。刚向前走没多远，透过密集的雨帘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正在雨中踽踽前行。我来不及多想，迅速上前，将雨伞为老妇人撑过去。

这老妇人就是宁阿姨。她很感激地向我微笑致谢，说她去是看郁金香的，没想到回来时会下雨。宁阿姨说的地方我知道，是在很远的郊区，听说郁金香开得美而壮观，但因为路程远，我一直想去而未成行。

我不禁打量起眼前的宁阿姨，一个瘦瘦小小、看似很普通的老妇人，身上却散发着独特的气质。说话时语调和缓、眼神明亮，笑起来虽满脸皱纹，但每条皱纹里都洋溢着阳光的温暖。看得出来，她为

这次看花精心打扮过一番。

聊起来才知道，原来宁阿姨和我竟住在一个小区。她家在小区的后排，和我家隔着几栋楼。到了小区，看着雨没有减弱的势头，我一直把宁阿姨送到她家楼下。宁阿姨觉得和我很投缘，就彼此加了微信。

回到家，无事时看微信，看到宁阿姨的朋友圈，有些惊讶，简直就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。各种各样的花朵，姹紫嫣红，盛开在那个无形的花园中，一条条翻过去，真是养眼又养心。

我还在宁阿姨的朋友圈里看到了很多年没有见到过的凤仙花。那是宁阿姨养在她家阳台上的两大盆大红的凤仙花，这样的凤仙花可以包红指甲，是很多人年少时的美好回忆。

后来，我慢慢了解到宁阿姨是一个人独自生活，她的儿女都在外地各自成家了。儿女们在大城市生活不容易，她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好，不给孩子们添麻烦。

独自生活的宁阿姨并没有觉得人生暮年是孤寂和落寞的，反而她把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比年轻时还体面优雅。年轻时，为了儿女为了养家，她马不停蹄地奔波劳碌着，很多梦想都悄悄搁置起来了。

现在，她终于有时间为自己好好活一回。她年轻时最喜欢植物花卉，曾经梦想着开一家鲜花铺子。岁月催人老，她已没精力打理花铺，但看花的精神绝对是有的。她把自己打扮得精神奕奕，开开心心地赶一场又一场与花朵们的美好约会。

宁阿姨的日子花香弥漫，她把那些明丽芳香的花朵定格在镜头里，发在朋友圈，让时光记住花香。她也时常会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花香怡人，大家总是忙着向前赶路，偶尔低头闻闻花香才能感受到生活的美意。



春耕

周文静 摄

鲜美农家螺

□ 邹德萍

苏北水乡，河沟密集，渠汉纵横，繁衍生息着许多肥硕而生命力旺盛的螺蛳。近日，妹妹特地托人带几斤来尝鲜，这么多年还没忘兄长“好这口”。

在盐阜地区有叫螺蛳的，也有叫螺蛳的，我小时候就记得后者的叫法，几十年都习惯了。来盘炒螺蛳，上盘红烧螺蛳，韭菜炒螺蛳肉，韭菜鸡蛋螺蛳肉汤，小吃店、大排档、酒店，报了菜名一听即懂，保准不会上错菜的。乡间俚语，约定俗成，反而让人觉得更地道、更乡土、更亲近。

以前在乡下老家，想吃螺蛳了，就到家门前清澈蜿蜒的八丈河畔，或者东干渠边，拎着篮子或小桶，沿水边摸螺蛳。每当清晨或傍晚，许多青灰色的短硬壳螺蛳爬上浅滩，掀开头顶的膜，吐出两根短而软的触须，把大半个身子裸露在壳外，安逸地栖息在水中，慢悠悠地贴着泥爬行觅食，此时正是摸螺蛳的大好时机，花上个把钟头，便可捉得几斤壮实鲜活的螺蛳。

刚摸回家的螺蛳是不吃的，拣净水草、杂物，用清水反复淘洗漂净，再倒入大桶或小盆里浸养一两天，母亲总会滴上几滴食用油，让螺蛳将壳体内的污

物全部吐尽。吃螺蛳前，父亲坐在小板凳上，右手握住老虎钳，左手抓一把螺蛳，一个个地将螺蛳剪去。螺蛳剪多了剪少了都不好，螺蛳肉很大，我们叫“大介螺”，有时漏气或剪少了，除了用牙签挑出外，我更喜用筷子将螺蛳肉向壳子内捣实了再猛一口吸出，需要气沉丹田凝聚嘴巴子的吸力，只听“嘶”一声，一只螺蛳肥肉伴着佐料的味道入口，顿时齿舌生香，两颊生津。

母亲心细，总把摸回家的螺蛳按大小分拣开来养着，剪螺蛳时，母亲也不用钳子，而是用剪刀。家乡有种大田螺，壳子很薄，螺肉很大，我们叫“大介螺”。“白银盘里一青螺”，此螺虽肥大肉厚，但红烧出来与小螺蛳相比少些口味。母亲烹饪出来的螺蛳火候正好，一吸即出。用螺蛳肉蒸蛋是母亲最拿手的好菜，百吃不厌，淡青色晶莹的螺肉镶嵌在淡黄色的蛋羹中，与小葱相伴，宛若一幅丹青画面。还有种做法是把螺蛳用水焯至七八成熟，去掉螺膜，用竹签或钢钎把一枚枚螺肉从螺壳里挑出来，或炒或汤，佳肴鲜美。

爷爷的养猪岁月

□ 王阿丽

反背双手，躬着50度弯曲的背，稍微前倾的额头下，一双慈祥的眼睛永远看着前方，迈开的脚步坚定有力……这是爷爷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。

打我记事起，爷爷就是我们生产队的“猪倌”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养猪是在公社集中场地图养，专人养护。爷爷负责的养猪场前后两排有30来间，大猪、小猪大约有80来头。猪舍屋临水而建，两口大猪舍锅镶嵌在土灶上，笨重、厚实，似历史深处走来的文物。每到春季，猪场前后，油菜花盛开，蜜蜂“嗡嗡”，满场尽戴黄金甲，猪也比以前醒得更早些。凌晨4点，星星还眨着眼睛，爷爷就提着马灯干活去了。爷爷将麦糠、猪草、水倒进大锅，猪草是需要前一天就剁碎的，水也是前一天从河中担上来注入水缸的，爷爷总是提前做好这些准备。爷爷用一米多长的勺子搅拌均匀后，坐到灶塘前生火煮猪食，忽明忽暗的灶火映着爷爷古铜色的脸庞，专注的眼神好似在期待一件工

艺品的出炉。20分钟后，麦香氤氲着首蓿菜的清香，热气顶着锅盖发出“啪啪”的响声，便是好了，稍闷锅片刻，爷爷将猪食打进木质提桶，轻轻搅动，稍凉后，提着两桶猪食，走到猪圈前，将猪食倒入猪食槽。围着圈栏转圈的两只黑猪霎时安静下来，“呼噜噜”的声音拱着食槽，邻近的小白猪见状，早已急不可耐将两只猪蹄搭在栅栏上，对着爷爷直嚷。

爷爷用手轻拍小猪的脑门：“别急别急！下一桶就是你的了！”就这样，爷爷来回20多趟，耗时一个多小时，将猪喂饱后，自己才回家吃早饭。路上遇到赶早工的乡邻，与爷爷打着招呼：“三爹，猪食都喂好啦？您真早啊！”憨厚的爷爷回应着：“嘿嘿，早啊！喂得早，猪长得才好呢！”养猪和养人一样，知道猪的需求，满足猪的需求，它就能健康成长。爷爷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

爷爷是养猪能手，这在全公社是出了名的：猪的

一日三餐，准时准点；打扫猪圈，一日一次；要是遇到母猪临产，爷爷便铺上草帘，抱床棉被睡在猪舍屋，随时等着给猪接生……

爷爷喂养的猪膘肥体壮，猪圈干净无异味。年底，爷爷被县里评为“先进个人”。去县里领奖状，大字不识一个的爷爷回来时形容当时的场景：“那个会场比我们公社的大会堂大多了，好多好多人，我可是开了眼界啦！”从那以后，好长一段时间，一提起这事，爷爷就兴奋得两眼冒光。

白天，爷爷在猪场忙碌着，晚上，我们兄妹就喜欢围在爷爷的床边听爷爷讲故事。爷爷很少插手我们的教育，印象中有一次，我因顽皮误了学习，被爸爸追打，此时已睡觉的爷爷闻声起床将我拽进怀中，对我爸吼道：“你打孩子干什么？教育靠打可不行，这和我养猪一样，也得用心才行！”

虽然爷爷离开我们已20年了，但他那慈祥温和的音容笑貌却永远镌刻在了我们心中。